

# 对一条河流的哀悼

□刘剑波



我以为河流会一直让我们快乐下去,但从河流被污染的那天起,我们只好黯然离场。

人匪夷所思的是,领头人为什么要选择污染严重的印染厂呢?小镇这个弹丸之地,能经得起这个巨大的污染源的肆虐吗?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,整个小镇,除了信发再没有谁起来而抗争。那些日子,信发骑着脚踏车奔走于县城与小镇之间,向相关部门痛陈印染厂对环境和生命的危害,然而印染厂的烟囱一直巍然屹立到现在。从印染厂开始生产的那天起,癌症的魔掌就频频敲响小镇人家的屋门了。有人做过统计,每三户人家就有一家被癌症糟害过。

在人类历史上,河流会给人们带来文明和生命,带来生生不息的生活图景,但是河流一旦死亡就不该叫河流了,它从大地的版图上被删除了。小镇的那条河流应该被称为“毒液的容器”,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存在至今,后来我每次回到小镇,总不忍目睹河流凄惨丑陋肮脏的样子——酱黄的水面漂浮着油污、塑料、死猫、成堆的垃圾。苏童认为“河流内心是很复杂的,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大脑器官”(见苏童《河流的秘密》,作家出版社2009年8月版——作者注)。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么河流应该是有记忆的。它肯定记得曾几何时女人们下河边的热闹场景,记得那些快乐的小鱼在洗文蛤的竹篮里快活地游来游去。如今那些如精灵般的小鱼何在?而女人们每天都会发愁——去哪儿淘米呢?去哪儿洗菜呢?去哪儿洗文蛤呢?又去哪儿汰衣服呢?我姥姥也愁得不行,从前,河流鲜活的时候,我姥姥都是在我家河埠下河边,要多方便有多方便。有一次,我姥姥在河边汰衣服,一直觊觎远方的木盆突然漂走了,我跃入水中,三划拉两划拉,游过去追了回来。那时我也就十来岁的样子吧,但我已能踩水了,在河水中行走如履平地,俨然是《水浒》里的浪里白条。我的水上功夫当然是河流赐予我的。当夏天来临,河流会成为我和小伙伴们家园。我们整个夏天就泡在里面,捉虾摸蟹挖河蚌。当船只驶来时,我们会拽着船尾顺流而下,像一片轻盈的树叶,在水面掠过。我们隔三岔五就游过河去偷西瓜,当瓜田主人追

过来时,是河流拯救了我们——我们抱着西瓜潜入水底,就像当时我们手不释卷的连环画《雁翎队》里的雁翎队员。即使在冬天,我也眷恋着河流,想亲近它。于是,我成了小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——冬泳。在脱衣下河的那一刻,我冷得浑身筛糠,但一旦进入冰冷的水中,那种突如其来的灼热感和战胜自己的骄傲让我成了众人眼中的英雄。然而很多人不这样想,他们都以为我掉进茅缸里了,正跳到河里去洗呢。我每次冬泳,岸上都站满了看热闹的人,我听到有人用启海话说:“刘家小鬼又掉进坑坑(茅缸)里去了。”我以为河流会一直让我们快乐下去,但从河流被污染的那天起,我们只好黯然离场。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,永远留在河流里了。后来我家在院子里打了口井,从此我姥姥就在井台上洗菜了,尽管井水咸得可怕。我姥姥每天从井水里打水,就像是打捞着日子,直到我姥姥再也打不动了,而属于她的日子也越来越少。

黯然离场的何止我们这些孩子?陆善堂在河对岸搭了个窝棚,用扳罾捕鱼。夜晚,从我家院子能看到窝棚里有火星忽明忽暗,那是陆善堂在抽劣质香烟。每次拉起网,都有鱼在网中慌乱跳动。我被深深吸引了,我经常过河帮着陆善堂拉网。那时我最大的梦想,就是自己也拥着扳罾,不管什么时候,只要将网拉起,就有鱼在跳动。陆善堂从不舍得吃自己捕的鱼,悉数拿到镇上卖了,聊补家中无米之炊。后来河水污染,陆善堂硬着头皮待在窝棚里,但捕获的是一堆死鱼。顾新明不用扳罾,而是用箭捕鱼。有天早上,他的竹笼里尽是死亡之鱼。他不明白河水怎么一夜间变得又红又黑了。从前,每到秋天的晚上,河边上会闪烁着点点灯盏,那是人们在“施”螃蟹。一条狭长的网,被一根长竹竿送出去很远,因为有铅做的“脚子”沉底,它便一直滞留在水中。而网头就铺在洗衣板上,只要它被拖动,把网收上来,一准能捕到一只来犯的螃蟹。有一次我和弟弟去“施”蟹,收网时,远远看到一只又肥又大的螃蟹被裹在网中涉水而来,弟弟迫不及待地跳下河去紧紧捉住。

我相信,小镇的衰败是从河流的死亡开始的,道理很简单,因为小镇的活色生香一点点被死亡的河流埋葬了。

是谁最先发现河水变成一副可怕的面目?像是倾泻了大量酱油,清澈的河水瞬间发黄发黑,伴随着刺鼻的异味。那时,纯朴的小镇人还没将它跟刚建起的印染厂联系起来,直到有人发现印染厂有毒的污水从一根粗大的管子汨汨流进河流,这才如梦初醒。印染厂是小镇一帮年轻人搞起来的,他们一副重整山河的派头,发誓要让小镇旧貌变新颜,而矗立起一座工厂是必不可少的。但让



## 落霞

郭俊摄

# 钓鱼闲处

□王春鸣



“你周末在家吗?”

“不在,我去如东钓鱼。”

“今天妈妈有菜吗?”

“有。我野河里钓的野鲫鱼。”

“明天晚上有没有空?”

“没有,和朋友约了去夜钓……”

以上,是我和弟弟的日常对话,明明市场上很便捷就能买到各种各样的鱼,可他更愿意驱车百里,大费周折,去一条一条的上能,钓多少,也从来就是个未知数。家里半间车库,都是各种钓竿、渔网、自制的饵料,淘宝来的鱼类诱导液……从前父亲也是这样,假日里整天整天不着家,对着阻拦他出门的妈妈比划:“你等着,晚上给你钓来这么大的乌青,半条烧了,半条放冰箱!”

他比划的这么大的野乌青我从来没有见过,倒是粘着浮萍、水草的小鲫鱼小鳊鱼,确实常是我们家餐桌上的美味。他边喝鱼汤边给我们普及什么叫离水鲜,再讲到鱼的烹饪之法……鱼则必须活养,候客至旋烹,鲜之至味只在初熟离釜之片刻……父亲读过《闲情偶记》算是半个文人,弟弟不是,但是他们和他们的朋友们,都热爱钓鱼,平时很喧哗的

中国古人,瞧他们写的诗文,都是闲闲的,虚静的,不是看月亮看花就是钓鱼,风里雨里雪里地钓鱼。

人,举起钓竿,就能盯着水面半天一动不动。

他们喜欢去远方钓鱼,也会有远方的人,到我们家前面的大河里来钓鱼。戴个草帽,一大壶茶叶水、一个塑料桶,放在河沿的芦苇丛中。我坐在家门口剥豆子,能看见一动不动的半个背影,时有飞鸟从他们头顶掠过,隐入竹林。这叫我想起汪曾祺笔下的一个钓鱼医生——“他搬了一把小竹椅,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灰炉子,一口小锅,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,还有一瓶酒。他的钓竿很短,鱼线也不长,而且不用漂子,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,看到线头动了,提起来就是一条三四寸长的鲫鱼。刮刮鳞洗净了,就手放到锅里。不大一会,鱼就熟了。他就一边吃鱼,一边喝酒,一边甩钩再钓……”

这个钓鱼医生叫王淡人,汪曾祺真会给人取名字。古往今来喜欢“云中锡,溪头钓,涧边琴”的,可不就是一群淡人吗?比如王维,“我心素已闲,清川淡如此”。这境界怎么来的,大约就是因为他选择了“垂钓将已矣”的生活方式,以隐居青溪,垂纶养性作为归宿。也曾在电脑上看过南宋夏圭的《溪口垂钓图》和《梅下读书图》高清图,但凡至简的生活里,都有一个垂钓的场景。当然最淡然的,要数宋宗元诗中的那个蓑笠翁,人踪鸟迹全无的大冷天,却愿意孤舟独钓,而且钓的是寒江雪。小时候不懂诗意不懂境界,初读此诗,是颇为诧异的。

那时候家里玩具少,钓竿却有好几杆,无聊至极的我,于是也学着我们家的王淡人

——我爹,到河边去用钩,不得要领,第一下就把鱼钩扎进了左手大拇指,因为钩有倒刺,是动了小小手术取出来的,因此对各种文人情怀一无所感,却对鱼吃了钩子以后的疼和恐惧感同身受。须知香饵下,触口是铁钩。所以知道看似无欲无求独钓寒江雪的,其实是个狠人;而将闲垂垂钓碧溪上作为人生理想的人,最在意的也不是世间万物,而是他自己,种种的孤独和意难平要消解在自然里,就需要以水为天的鱼儿们或多或少做出牺牲。他们和心思直白的不识字烟波钓叟,是完全不一样的,和倾心于直接狩猎杀戮的外国渔夫也是不一样的。

永远也不会忘记看了《老人与海》之后的震撼,老渔夫重视实实在在的成功和收获,非要打到鱼,大鱼,一天天的空船归航、与大鱼搏斗、得而复失,都让我让我很紧张,感觉到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剑拔弩张。可是中国古人,瞧他们写的诗文,都是闲闲的,虚静的,不是看月亮看花就是钓鱼,风里雨里雪里地钓鱼。访友也讲究一个访不到,寻隐者不遇、小扣柴扉久不开,才是正中下怀,如果朋友不巧在家,那兴尽折返才算真风流。当然与故人把酒话桑麻的实在人也不是没有,只是境界就差了一点。

庄子说:“就薮泽,处闲旷,钓鱼闲处,无为而已矣。比江海之士,避世之人,闲暇者之所好也。”在中国,因为水系纵横,于是滋生了孤独,有了坐忘与神游,以及在自然秩序中对自己的安顿。闲方为达士,忙只是劳生啊,七尺青竿一丈丝,钓的其实不是鱼。



个人终将沉寂,人类生生不息,眼光放远,跳出自我的思想囚笼,便会看到海阔天空、明月清风。

## 江畔何人初见月

□江徐



八月底的落日,印在墙上,宛如油画。凝视之,想起幼年的冬日早晨,晴朗无风,阳光也是这般浓稠。我站到窗前看树,看云,看到一只流浪狗窜入灌木丛。

“有,月,亮。”传来一句童音,娇滴滴,一字一顿。檐下,奶奶在为小女孩洗头。她仰卧在奶奶大腿上,这个角度恰好看到月亮。

我也看到了,月亮像一枚逗号。翻了翻日历,再过一个月,它又成了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的婵娟。

“有月亮”,这句童言勾起我童年旧事。那天放学回到家,爷爷嘱咐我乖乖在家写作业,他要去田里继续忙活。停电了,烛火昏昏,感到害怕,我“尾随”板车到田里,躲在麦垛后面。麦垛真大,窝在其中就像捉迷藏时躲到一间房屋背后。起初,我还凝神屏息地听取外面动静,众人忙碌。天色渐暗,我越来越觉得无聊,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

当我醒来后走出麦垛,麦子已收完,田野空阔。一轮明月当头照着,浑圆银亮,清辉轻洒。发现自己置身于此,我竟放声大哭起来。那是有记忆以来第一次“看见”月亮,也是印象最深的一次。

幼年,夏天乘凉时会跟大人念诵:“月婆婆,跟隆隆跑,一跑到外婆桥。”那时相信神话,在乡间泥路上一会儿往东,一会儿往西,分不清谁跟谁在傻跑。那月逢到月半,大人指着月亮上的阴影说,喏,上面有嫦娥,旁边是玉兔。我睁大眼睛,格外用心地去看,还看到桂花树上挂着一只大竹篮——用来装人们祭月的月饼。

《浮生六记》中记载一则吴地民俗,叫作走月亮。“中秋日,妇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户,皆出,结队而游,名曰‘走月亮’。”姑苏地区的中秋节,女人都会盛装打扮,呼朋引伴,她们没有目的地,只是借着月亮的名义,一起出来走一走,看一看,说些清浅的玩笑话。

月色婆娑,木樨花香,绣裙罗裳走月亮的妇女,是诗意栖居在大地上的一个人群。

人生中经常会遇到一时放不下,偏要纠结的事,如果换一个角度去想去看,就会雾散云开。

## “不争”的理由

□杨谔



周边的人又纷纷“劝进”,便有点动心。

在去机场接女儿的归途中我讲了事情的原委,然后问女儿:“你怎么看?”

女儿略加思索后列出四条“不争”的理由,语态冷峻:

“在名利方面,你给人的印象是从来不争的。现在如果为了此事而争,人家就会说:‘看吧,杨谔到底藏不住了,关键时刻还是把狐狸尾巴露出来了。’为此事而毁了多年积累的清誉,不值。”

“你说你有几位朋友这次都进了核心圈,你只要有所请求,相信他们会出手相助,我看未必。因为他们现在自己的位置还没有真正落定,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,大多只会选择自保,不大可能会选择助人。”

“你难道在专业上没有信心吗?(我回答说我有信心。)那好!我问你:艺术创作、学术研究,不靠作品说话靠什么?别的能靠得住吗?能靠得住多久?在位置上时得到的赞美,绝大多数都是假的。历史上有很多知识分子、艺术家,可能一生都不会发达,得不到施展才华、服务社会的机会,但时间会还给他们一个公道。只要有实力,相信总会有人喜欢有人支持有人承认。”

“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,为了保住得到的位置,就会有这个那个付出,而你现在就不需要去做违心的事,你专心做你的专业,做你想做的事好了。”

女儿一番话,令我四体通泰,飘飘欲仙。早就有人说女儿是我最得意的作品,现在看还真不必谦虚。有女如此,那些蝇头小利、蜗角微名,真是何足道哉!

人生中经常会遇到一时放不下,偏要纠结的事,如果换一个角度去想去看,就会雾散云开。那天我的心境就是如此。到家后,我笑着向妻子汇报了我与女儿的讨论经过,女儿纠正说:

“不是讨论,是咨询。”